LIBRARY
SEP 2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3
A1
1746
v.22

書簡卷第一　集一百四十四

與韓忠獻王 稚圭 慶曆二年

脩頓首再拜啟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一作干以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絕一作而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爲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蒻不堪世用

徒能少（一無此字）以文字之樂爲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爲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爲時惟俟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啟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啟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啟上

又　慶曆五年

某頓首啟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禮自到郡踰月尚稽候問豈

勝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禄未知論報之方用此不遑爾瞻望盛府数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因請絹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邇伏乞爲國自重下情禱詠之至

又 同前

某頓首啟近因州吏詣府請絹曾拜狀急足至時辱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忭之誠某此藏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

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禄端居未能報國
此爲愧爾瞻望旌棨惟願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慶曆六年

其再拜啟山州窮絶比之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
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
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
弓手閲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於
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
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今春寒食見州人靚裝盛

服但於城上巡行便爲春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又 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闕脩問左右然幸尸禄奉親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 同前

某啓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

萬福本州張推官欲造祭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涖官廉善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謹此拜聞

又 慶曆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疎簡之性久習安閑當此孔道動須勉彊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而已其餘廨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脩完小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豊雨損其半民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齪齪

之才已難開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
此尤苦爾南北遼遠音信難頻輙此忉忉以煩視聽
慙悚慙悚

又 皇祐元年

某頓首啟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
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即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
某昨以目疾為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
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
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

里以至大明井瓔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
美爾大明井曰美泉亭瓔花曰無雙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絶養愚自
便誠得其宜然尸禄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
之事動繫安危伏惟經略之餘爲國自重

又　皇祐二年

某頓首啟冬寒伏惟台候萬福脩前在潁曾一拜狀
尋以移守南都若於當道頗闕脩問徒切瞻恩專使
枉道手書爲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棠惠邊防
有條宜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叙

謝

又 皇祐二年

脩啟辱示諭邊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閱古事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於人也盛製記文并孔子廟嶽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祕傳然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鄙有所惜者何邪見索亂道敢不勉彊茍得附方尺之木於梁棟間寓名諸公之後爲幸多矣所恨文字汙公好屋爾前在潁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今者人至又

惠宋公碑二本事蹟辭翰可令人想慕張廻碑幷八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賜某皇恐

又 同前

某啓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槩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爲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邉武俗耳目乍此炤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

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爲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
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
親疾以故久不脩問謹因人還附此爲謝伏惟幸察

又皇祐三年

某頓首啟自夏迄今以老母卧疾營求醫藥加以京
東盜賊縱横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
間伏承陞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
人至辱書爲賜具審爲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隅已熟
恩信兵民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

之私祝真切真切富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親疾難於移動未嘗求徐然此歲滿得徙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 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倉卒不知所歸遽來居穎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序已冷伏冀順時為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 至和元年

某啓伏蒙寵示閱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
當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邊郡閑暇之餘尚
足以爲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於衆
作之間既足爲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文正云
亡天下歎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
然極難爲文也伏恐要知

又 同前

某啓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覩所製奏議集序豈勝
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爲

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閎非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群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二今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 同前

某啟昨日居憂服除便得召乃敢離潁至都見日便迄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箎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

入辭之際恩旨又留且領殘書既而遂被茲命孤拙多艱無所補報屢招論議常黷上聰寵祿難忝若何爲效恐終碌碌以爲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滯故敢略序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賊界恐知之其又上

又同前

脩啓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啓爲謝其衰病鬚鬢悉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

恨無所爲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一作得）決去恐碌碌遂爲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見教願聞誨勤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兄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其昨爲他作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爲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撿得希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 嘉祐元年

某頓首啟秋暑尚繁不審三司尚書尊體動止何似

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夔稷一作契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饑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脩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即日在塗伏惟爲國自重謹奉啟咨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 嘉祐三年

某頓首啟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稗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善宜不待其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於時亦不待其言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舉亦美事也其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　嘉祐治平間

某啓两日不奉宴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爾愆和不審晚来起居何似氣脉小小留滞微行必遂清康旦夕拜見且此拜聞

又 同前

某頓首啓数日不奉餘論伏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和秋暑尚有殘歊更冀時加精攝無由咨候賓次謹勒此馳啓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兹不盡區區

又 治平元年

某啓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

竊承表啟累上聖意决不必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可入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尚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歎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 治平元年

某啟晚來伏承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真贊前世文人喜爲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列于後清芬借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

當試勉彊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 同前

某啟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真贊屢日抒思不勝艱訥

盖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

窘窮實辱嘉命惟負慚悉勉自録呈

又 治平年

某啟某以私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

哀晩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䘏豈任哀感

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来日參假當奉言侍

謹且附此叙謝

又　治平　年

某頓首啓不獲瞻　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爲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此前所苦差輕旦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區區謹奉此叙謝

又　治平　年

某啓不獲瞻見等閑數日餘暑尚繁不審台候動履何似竊承有外訃之慼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爲

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　治平　年

其啓至日不獲屢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爲國耆老承副中外之具瞻其所苦悉已平盖得節假中飽於將理尚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爲感激併留面叙人還粗布萬一

又　治平　年

其啓日夕風凛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之深其所以欲速出者盖家居不遑安爾謹當更與

醫工審議昨亦有一劑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難安處或因方便特爲略言及豈勝大幸承諭曾見與叔平簡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皇恐皇恐

又 治平四年

某啟不侍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于左右忽辱惠（一作誨）翰感慰兼深其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頗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

外無所疑惑矣則其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

治平四年

某啟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為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晝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為慚而又以得託名於後為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

得珎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皇恐

皇恐謹奉此咨啟

又 嘉祐八年誤寘此

某頓首啟板橋忽遽攀違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

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即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

事務叢委竊計倍煩神用更乞爲朝自重以副傾依

下情區區

又 治平四年

某啟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

遂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
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
周公遠矣然而朝廷憲則元老遂去私自計則孤危
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旣惶
恐惶恐

又 同前

某啟自承遂解政機出鎮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
遽審殊命優禮遂已懇辭又當馳賀也其藏拙於此
幸亦優閑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

亦稍有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啟行無由瞻望寒中伏冀爲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 熙寧元年

某啟東州難得酒村郡醞不堪爲信惟羔羊新得法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一無此字）其味尚可少薦樽俎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 熙寧二年

某頓首辱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

爲榮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来目病尤苦遂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諭臟腹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向不飲遂不復患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 熈寧三年

某啟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慰某以病目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爲傾嚮之勤則未始少怠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乞壽陽蓋陳蔡勢難乞惟壽近頗亦便於歸計爾益

遠旌榮新春伏惟為國保重

又 熈寧三年

某頓首啟近昨過鄆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急足拜問粗布區區不謂遠顧專介直走淮濱誨諭勤勤仰認意愛兼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脩過潁少留以足疾為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悰索然素志未遂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為國自重以慰具瞻

又 同前

某啟其去秋留頼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力病軀祗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即日凝凜伏惟鎮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爲病瘁得蔡如請土俗淳厚本自閑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絶爲稀少足以養獨偷安俟日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知其如此爾歲暮雪寒伏乞爲國加愛

又 同前

其啟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蒙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褒惜何以當克但祕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彊慙恐慙恐其自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冀靜默以安退藏爾

又 熙寧四年

某啟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特枉親翰伏承經寒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感慰之極某衰病如昨年老憂畏旦暮未去間俛默

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爲國愛重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 同前

某啟辱貺齋醞尤爲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必歡意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傳拜呈塵浼聽覽葢嚮在潁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忌聊以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重以慰勤企

又 同前

某頓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令節限以官守無由一廁賀賓之列元勳柱石神明所相百福来臻春氣尚寒伏惟爲朝愛重上副眷倚下情祝頌之至

又 同前

某啟昨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幸唐世勳德鉅公爲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遢然猶不量力不覺勉彊者竊冀附託以爲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

默謹以録呈慙罪慙罪某又上

又 同前

某啟向嘗輙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以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警動人之耳目屬閑居杜門難偶信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王郎中請府的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 彥國 天聖明道間

某頓首白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

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累累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為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焉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

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不能勉强豂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别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饑渴故不能不忉忉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 嘉祐元年

某啟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爲先容既不可却亦不忍欺輒

以冐聞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啟慰疏已具如别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徇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爲士民自重某自承乏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學纇俯仰尚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强庸拙不知所爲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遲久不待彈劾當自爲計也未知尚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過客相踵必有能道其大槩者其他𢘟

殫也謹因遣人萬不布一某又拜

又 嘉祐八年

某頓首啟近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爲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啟咨問

又 同前

某啟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爲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爲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邪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不宜

又　治平二年

某啟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復清福人至辱賜簡豈

勝感服自公在告爲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
爲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
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勤未敢聞命也皇恐
皇恐人還謹此不宣

書簡卷第一終

皇恐入覲謹此不宣

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勸未敢聞命也皇恐

為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無

隣感服自公在告為幕吏所治不[illegible]時人[illegible]見圖以

與晏元獻公 同叔慶曆七年

某啟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急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間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爲人外柔而內剛一作內剛而外柔新以進士及第爲滎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一有也字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仞而已伏惟幸賜察

馬不備某再拜

又　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以哀誠具之號踊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答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已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茲時乃爾忉怛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閑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饍下情區區謹

因人還附以叙謝某再拜

與杜正獻公 世昌慶曆五年

某頓首啟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閤下尊候動止萬福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殆此朞歲曠無所聞不惟上辜陶鈞實亦慚愧知已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藩下車已累月而尚稽脩問左右之禮盖其進不能爲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私焉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惟望爲國自重以享多福卑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

謹奉啟起居伏惟幸察

又　慶曆八年

某啟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蒙恩自滁徙揚揚古名都嘗多鉅公臨治憶為進士時從故胥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郡人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某時尚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為君子為政使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已他日為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

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爲政於此以
償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爲徒有志
爾相公道德材業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
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
拜見末由伏惟爲國自重

又 皇祐元年

某啟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閣下尊體動止萬福
昨者某以目疾爲苦自楊州来頴至此經時闕於奉
狀蓋以目疾（一作目病）無悰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

日而忘頃自去冬子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計台慈倍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鬚皆白眼目昏暗慈母垂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以自念慨然興嗟知遇至深敢茲瑣碎皇恐皇恐秋暑未退霖雨爲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卑情所望不任區區謹奉啟起居

又 同前

某頓首啟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幸得守官近郡當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

来老母卧病郡既僻小絶無醫藥逮冬至之後方得
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啟之禮蕞爾小子蒙德有年
瞻望門墻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隆
壽考卑情不勝區區謹奉啟咨問

又　皇祐四年

某啟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
以大水爲阻急足至伏喜秋来台候萬福得賛善書
承頗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寵示
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豈勝珍荷梅君困窮晚遇真

知不為否也某此苟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為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恬不為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苟見憂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明仲 慶曆五年

某啟山郡僻寂君閑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絶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别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浣某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禄僥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裨補未有一分而緣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爲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爲顔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 晦叔 皇祐二年

某啟别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

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効官不憚宣力苟為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秪恐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　熙寧　年

某啟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閑中性易習遂成懶墮竊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抃而久闕馳誠恃知之厚必不罪其疎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未涯瞻遡漸寒為國自重

又　熈寧三年

某啟養拙東州久自藏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問比者得請淮西道出治下方俟及疆奉状行次南都一作都遽辱賜教其爲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動履多福某衰晩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爲責而從其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面布

又　熈寧五年

某啟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群芳

之盛已而遂兩古人謂四樂難并信矣十三日欲枉
軒騎顧訪盍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
餘留面叙

又 同前

某啟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尚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
可略枉顧否盍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
滋味也矧茲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咨啟

與程文簡公 天球 皇祐 年

某啟哀誠迫塞不敢時通起問蒙存録過厚荷知有

素不當煩述也賤累往来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
賜稠重秖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頻增靦增靦衰病咫
尺未由號一作就見依戀依戀

又 至和元年

某頓首啟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
日連夕不見勸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
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啟纔過長平遂苦
大熱比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宴其可再得餘當
續具咨目兹少叙依依不悉

又　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醞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朞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　同前

某啟昨得請淮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冀得一奉言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旨復留孤

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爲重以屢煩朝
聽未敢輕有所陳靦顔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
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
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啟忽忽久疎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
須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曾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
凶訃義益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麪皆於目
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嘉致誠

顧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爲榮北行馬上當得抒思偶
祕書歸省顧治行計隨分章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 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
某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
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
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 同前

某啟辱賜問并録到贈告屢煩台聽悚仄可知所要

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悰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其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豈遂衰耶碌碌屢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後騎為恨爾大用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聞樽俎為適亦有嘉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為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 元規 皇祐四年

其僦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便不便也幸無恤秖如卜葬茫然未有涯然汲汲須

於明年了却某邇來目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之西行漸相遠哀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歸京西此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賢亦皆如此不以去就爲輕重也其亦不忍以先妣有歸子孫以遠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 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姉遂西即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

稱述、至於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奬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爲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謚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爲議、大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紙見行狀、亦當牽率爲之也、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窮、

與蘇丞相 子容 同前

某啟衰窮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還府嘗奉琥疏必達秋凉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府某比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嚮寒保愛因人奉此不次某再拜推官即學士執事 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劵曆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之

又 同前

某啟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

體況佳福脩茍自存活諸況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職
租極荷掛意前者爲料錢曆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
蓋當時作書誤寫本爲添支曆爾更說與問看記得
當時離南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
也此中尋来並不見故也更爲王渭州織紗如何亦
告因書批及見鮮膀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其再拜
職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　皇祐五年

其啟近累累辱書承夏熱幕中清勝甚居此以来事

緒累次書內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絕無人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應亦不遠公私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葛圖存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坐病目眊然無以度日又爲一妹喪夫惸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添此一重煩惱爾人還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渴思渴

又

疑

某啟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

之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椀不托爾餘無可以為禮也專此不宣

又　疑

某啟雨晴便苦客多牽强攀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於詩老也早来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惑不審何事彼有所傳幸以為示也為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　疑

某啟拙詩趂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来許行

香後見過何爲復輟所欲示者何事来日能見顧否行香後乗涼枉駕作一盂飯奉待却有絶品茶数種可試若所説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来爲幸惟以方上號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拜

又 治平四年

某啟近嘗奉狀急足還并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量汴流駛激承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

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 同前

某啓某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其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舲下汴首及弊封當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迓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爲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務皆以

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諉必不憚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爲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祕藏之或爲親識攜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楮尚得數十帋命工裝背庶幾藏於久遠爾熙寧五年十月廿五日東陽鄉思堂丹揚蘇頌子容題

予在樂安幙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外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尚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 介甫 嘉祐 年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怱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爲恨雖然遂使不怱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来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

春寒奉大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衷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其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懐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又　嘉祐三年

其啟近託楊州附書必達自拜別無日不瞻企秋氣稍涼伏惟尊候萬福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侍親爲道之樂日益無涯矣其快快於此素志

都違諸公特以外議爲畏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若是也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咨起居

又 嘉祐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尚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在廣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子華 嘉祐六年

其啟多日思致間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
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
某碌碌無所稱遂爲朋友之羞第以體難輕發當更
小忍慙爾君謨自南歸皤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
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
子華豈當久外何時來歸未間因風時枉數字猶足
以慰衰病之懷竊冐寵榮不知爲樂但覺其勞與貧
愧爾茶三二種託賢弟致達勿罪少邉州早寒惟爲
時自愛　公儀云謝禮闈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持國 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蓋以治行徙居日併牽率也陰雨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

思仰某再拜十三日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爲望

[illegible]仲卿 嘉祐六年

某啟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友親昕共亮之也茲者遽叨誤選實出意外任責已重而無素蘊不敗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不然何以教

之惶恐惶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　嘉祐八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爲情緒蕭索無復前日惟握手一笑庶幾尚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間盛暑爲時自重人還草率爲謝不宣

又　同前

某啟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奏削足知勞憊也亦承邇来頗有倫緒諒非精敏不能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戾也即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 治平四年

某啟違遠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尚繁不審動履何似某向以孤危之迹當羣論洶湧之時獨賴至公過以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来日享安逸玆爲受賜不淺矣乃情傾嚮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爲國自

重

又 熙寧四年

某啟感激之誠已具前幅其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適值久雨積水為阻三五日始遂東歸其此來恩數出於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一作意蓋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皇恐皇恐其又上

又 治平元年

某啟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貴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搖脫

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懐也過年賔客書題坌集日益區區脩報草率不以爲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 熙寧五年

某頓首啟其田野之人自宜屏縮而況機政方繁猶蒙曲記其生日貺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并某以衰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容恕謹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 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也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絶稀始知風月屬閑人也呵呵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兒子在宅叨聒感愧感愧

與吳正肅公長文 嘉祐二年

某啟前日齋所却成叨聒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爲可居京師其況如此奈何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

呵呵感著感著人還謹此不宣

又同前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

某自初旬內嘗冒熱赴宿爲暑毒所傷絶然飲不得

加以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膀子欲見以虛

羸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

感慰謹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啓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

氣清佳衰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搢笏皆不得
懇告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哉承見
諭感仰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嘉祐四年

某啓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休某參假方三日左眼
瞼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忍旦夕未止又須
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
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
勿訝

又 同前

某病中聞得解府事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爲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爲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 此帖乃是嘉祐三年二月誤寘於此

某啟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録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閑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啟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餘豈易當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 呵呵 云百司者尚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祕閣唐書便更無兼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 同前

某啟昨日奉見偶忘咨聞爲親戚喬孝本避嫌當易局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亂道数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 同前

某啟在告久不瞻顏采頓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宴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唧唧皆爲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蓋爲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 嘉祐六年

某啟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

勝前約臨行必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爲恨東土兩
雪不愆年豐俗阜爲郡之樂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
勉强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柰何柰何前日賞花
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
事獨恨長文不在爾鑾暑政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
問以慰瞻渴

又　治平二年

某啟以公私多故久不奉疏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
郎來因得聞動静粗慰瞻企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

食非便亦承臟腑不調諒出蔬食所致其向居憂於
頪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
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傳侍講還朝尤病甚有
羸色久之方復公奉侍慈顏尤當勉彊間食少葷味
以養助真氣交舊奉祝惟此爲切餘不煩言也亦知
室居稍亦完緝嚮寒更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 治平元年

其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遽此水災驚奔不暇
僅有餘生入今年来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

饑疫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無所裨補其責愈深柰何柰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不宜多飲也

又 熙寧元年

某啟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郡齋豈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蹇拙之迹臨禍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潁尾盖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產益佳巨蟹鮮鰕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

富故亳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歛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爲善人良士所賴惟爲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宜某再拜

與蘇丞相子容　皇祐　年　已下續添

誠如所諭甚善草来所聞是生開者河道云大淺却高如西面三尺已来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即更須那工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云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水不快千萬且與掛意某兩日拖病来日方可到城外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至和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恐得遂安祔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還奔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召試帖職未遑為賀亦以哀苦杜門以見人便故也即日供職奉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當勉從人事未知所向何方相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垂問此外珍重某又問　哀苦中承示啟事相知何必更如是未禫除稽於復謝諒可情恕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爲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以合宮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潁城佳郡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間湖園亦必資清興某衰病碌碌厚顏已多有名即得引去矣未果談款初寒以時慎愛不宣某再拜知郡子容學士足下 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 慶曆年 見英辭類藁

某頓首啟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尊體起居萬福

前者所遣人還伏蒙寵賜書荅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泗至秋暑毒不觧不審治沐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慶曆　年　見英辭類槀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脩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鞏者好古爲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為近年文稍與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閣下志樂天下之英材如鞏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知其

實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書簡卷第二終

實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書簡卷第三　集一百四十六

與趙康靖公 叔平 至和三年

某啟辱教并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悉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来旦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 至和三年七月

某啟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某爲水所渰倉皇中般家来唐書局又爲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桃子露宿人

生之窮一至於此人馬隨多少借般賤累幸不阻

又　嘉祐四年

某頓首啟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鄆去京師不為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與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事區區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懇許解府事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数月以几按之勞先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府孰不為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

佳爲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爲朝自重以俟嚴召遞
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来科場偶不曾
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遑遑無
所之往時聞鄆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
以郡守貴侯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
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鄆學難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
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爲
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俟有寵報決其去

就也謹於遞中布此懇

又 同前

某啟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苦不堪況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輙伏枕情緒無悰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桓侍祠既畢當即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强矣焦秀才事荷挂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

病今猶居告自叔平兄去後子華作憲遂鮮歡

又 同前

某啟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封不安勞憊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聰仰叔平素喜浮圖之說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為言聊以此塞悲奈何奈何更希為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 嘉祐五年

某頓首啟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謂
肅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
獨不得親款宴言以爲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
由瞻迎溽暑惟爲國自重

又 熙寧二年

某再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
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
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閒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
瑣必深閔歎也某衰病日增尚此遷延爲愧不淺然

亦不晚必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 熙寧三年

某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馳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候萬福嚮嘗辱許枉顧雖日企竚乃出於乘輿不敢坐邀然又思頻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門求見亦未爲晚未間春暖惟冀以時衞重

又 熙寧四年

某啟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疎慵稍闊拜問塗

中忽辱書頻慰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其衰病如昨目足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年常態爾閑居之樂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為難得自安道得請南臺竊思三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羡慕所承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興遂振高風使衰病翁因得附託姓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哉在公勉强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 當世 嘉祐三年

其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爲感何已冬寒伏
惟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一作思）得一小郡養拙三二
年閒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獲遽被責以吏事精力
耗竭何止彊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行矣薛
親幹敏河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
幸甚幸某爲目病爲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
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其啟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更闕附

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廬在淮南爲劇郡竊惟下車布治之初當少煩條教既而可樂之趣則有多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爲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嘉祐五年

某啓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乏馳問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即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朞正以唐史殘編爲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

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地僻少有来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間向暖惟冀爲國自重

又 同前

某啟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廬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據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爲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来歸之速爾其

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去柰何柰何原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尚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大熱更冀自重

又　同前

某啟自承移鎮金陵遂踈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於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唐史奏御遽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

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為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 同前

某啟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二三公過為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柰何柰何本欲為郡下客少溷主人復未可得然使少遷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録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

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爲傳采以爲惠實寡陋之益也病暑草率

又 同前

某啟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厭嗜尤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爲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于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

非人力能致耶雖然敢不竭力辱諭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鄆中附此侯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 嘉祐六年

某啟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耻區區强顔人事廢曠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尚留居外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游之私論也辱惠書承經暑漸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嚴召間希爲國自重

與王副樞景彝　嘉祐五年

某啟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祗謁暄和竊審氣體清安適辱簡誨兼示鄭州書信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爲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爲謝幸加恕察不宣某再拜景彝舍人閣下　八日

與王懿敏公仲儀　嘉祐二年

某啟數日之間併承寄惠蠏栗雖不得書亦喜尊候內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遒盡衰病日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

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況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 嘉祐二年

某啟稍不附問新春尚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目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悰則又可知鑾者公廨錢事知已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邉州無事誠爲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来班著蕭條群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

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過年益區區但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慤家爲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閑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尚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　嘉祐二年

某啟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燕知深樂北土之善爲郡處處皆佳況此帥府雄盛

邊郡無事固足以優游也其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静縁累舉科場極弊既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一作爲在京師易爲摇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過然所得頗當實材既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井未得便差主文今既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荏苒歳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墨可述惟爲國自重因人時

枉問以慰無憀

又 嘉祐三年

某啟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来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怏怏又聞闕遠卻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即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為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為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為復来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来辭得附書新春為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去歲秋冬以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削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便而無爲我累奈何奈何然且告他秖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閑人爾以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秖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厚之說也呵呵酒絶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既健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

断鉄僅有字者皆打取来如今秖見此等物粗有心爾餘皆不入眼也遞中續得来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今凍屍横路遂罷放燈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踈拙無佳物表意不怪不怪

又 同前

棊啟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爲怪自罷去益怱怱度日不能爲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歸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脱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中子弟問動静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煩

條教計令人情習安粗可以爲樂矣因書幸示某昨在府几案之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罷居城南粗得安養迄今病目尚未復差厭苦人事實不能支秖候夏秋唐書了成遞却梅二遂決南去未間時得奉問夏熱爲國自重

又 同前

某啟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審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遞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某久無信盖亦未嘗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

者言善政日新而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期也
某益多病目昏手顫脚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
已了秖候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
蠶處矣京師事體亦迫促動有嫌忌無復縱適歲暮
索然殊鮮歡意惟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数字以慰
瞻企

又　嘉祐五年

某啟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
前日郵中忽承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爲慰

也其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唐書了當遽 前請
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聞近
年眼目尤昏又却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
知何日遂得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
汝陰爾昨蒙詔諭俾請假既以地遠暫歸不能辦事
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盤桓會當
有時得歸爾承見問所以略道一二終日區區不曾
向當得公私一事人事殆廢以此不時作書應不為
怪鑾寒為國自重

其啟近嘗於遞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兼蒙遠惠佳篇衰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顧惟知憂畏而衆論實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歌詠感愧感愧

又　嘉祐六年

數十日來茫然未知所爲答問後遂如此其何以免於罪戾老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但尋思當報爾仲儀何以見教寶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遠甚計須夏方得到關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爲一笑爾盛作少暇當勉強爲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

寔爲國自重

又同前

其啟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闕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而未有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速不知何以傳此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耶不相見數年人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歎富貴浮名何可久恃至於妻子亦不能保然盛衰之理固常如此奚足爲之悲也君謨已歸

皤然一翁病勢自到京來頓減前日與余廣州在弊齋閑會坐中相顧歷道諫院中語笑但奉思爾衰病索然百事俱懶惟故人相見庶幾有少清況爾瞻近匪遐跋履之勞更宜避暑慎攝

又 同前

某啟人至辱惠以佳篇豈勝珍誦益見治煩餘暇猶能及此弊齋有菊數叢去歲自開便邀諸公比過重陽凡作數會今秋無復一賞軒裳外物爲累於人細較其得失何用區區自仲儀與數公自外歸 甚思少

奉從容殊未有暇今有會亦不放曠可歎可歎值夜
且奉此爲謝

又 同前

其敢區區不得數奉言宴可勝瞻勤昨日以疾病發
動請告家居不知賢郎寵過今日見二公言請許此
實仲儀附就秉鈞者當以爲慚爾然佳郡不遠且以
盤桓聊爲偃息也其衰病漸不能支更見揚樂道長
往同甲勾落太半矣深思一作甕處未有去端爾客
多偷隙作此簡鄙懷欲述者多不覺忉忉

又同前

某啟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孼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不能呼咽醫工並來未有纖効聞仲儀有蜀中真山豆根乞一二兩病苦加以饑損薾然疲卧不暇及他不罪不罪

又嘉祐七年

某啟少別忽已更月秋氣漸清竊惟動履勝常受暑方初宜少煩條教吏民既已蒙惠則湖上清曠浩然放懷可以遺外世俗區區可憎之態至於憂悲煩惱

亦自以理遣之其竊位於此不能明辨是非黙黙苟且負抱愧耻何可勝言獨於朋友之間常懷區區之願如此而已謹奉啟咨問

又 同前

其啟自别日欲致問而公私多故賢郎訪及得聞動静則云甚安昨日公謹相過廼云近必違和豈非追感悲戚使然耶此事實難遽遣其如無可柰何當推以至理不得不必自寬釋也竊計即日悉已平愈如常不勝瞻想之誠也其至今猶爲風毒所苦情緒蕭

然不知名宦何處爲好合宮禮近日益牽忙不勝勉强也其他區區臨別亦嘗少道秖得如公西湖之樂一二歲比謀成歸計遂爲田畝之人矣難信之言不敢爲疎者道也相見未期但增引領因風枉問以慰勤企

又 治平元年

某啟公私忽忽久闕奉狀蓋以衰病交攻心力疲耗而憂責無涯日苟一日是以百事皆廢於因循然亦久不承惠問但屢見賢姪賢郎得聞動靜新歲晴和

不審尊體何似湖園清曠春物嚮榮然尚在過音迯
未欲會聚其如閒適之趣幽靜尤佳每苦紛勞但深
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書相問略亦無嫌餘暇何
惜数字少慰病翁然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怍也嚮暖
千萬加愛

又同前

某啟久不蒙惠問方積瞻思指使来忽辱書可勝欣
慰兼審靜鎮安閑放懷取適自非嚮用全福何由及
此固健羨之久矣某疲病不支憂責無際自匪獲罪

譴困廢不能薄展微効捨是三者未有偷安之計自齒牙浮動飲食艱難切於身者惟此一事既已如此其他復何所得然則勉强於茲顧何戀也因仲儀有見憫之言乃略及此經春潤澤稍足相去不遠必同和暖更希爲時自重

與王懿恪公君貺　至和二年

某啟日思奉問別後人事益多端倪但見邸報知已禮上秋冷道塗貴眷各安其幸如常昨受命使北初欲辭免蓋以目疾畏風寒燕多著綿毳衣服不得其

如受勅之日北人訃音已至由此更不敢辭因改爲
賀使行期頗緩正在嚴凝與君既行時無異也家中
少人照管且移髙橋去薛家稍近然公期管勾往来
須及百餘日但得回来耳靜便是幸也呵呵自大旆
西行群議遂息請無過慮也佳時美景臨觴之樂不
可涯得失外物可置而勿問其餘達識以道消息故
不待言也

又嘉祐元年

某啟急足至辱書伏承履茲新正台候萬福少慰翹

企之素也某尸竊於此思逃罪戾未知其所年齒日增心意日耗歸洛之興何可遏承示許以卜鄰亦一時盛事但須公功業成爾否泰常理亦難稽久豈止友親之願也陽候鬻和惟冀以時自愛

又

嘉祐四年

某啟太祝來得詢動靜甚詳尋又辱惠書承經寒尊候萬福門內諸貴愛康安濯浣聽想居秦久議者皆謂當還不然遷鎮近甸應在朝夕浮議多端惟靜安可以銷弭脩唐史已寫進本然卷秩多須數月方了

南去有期心欲飛動過年衰病益侵見諭辯欲加收
録此子庸駑詎可出明公門下不奈何為誤聽但與
家人大咍爾徐當議未晩賢郎在都下殊乏祗迎悚
愧悚愧漸暖為時自重因賢郎行謹布區區

又 嘉祐五年

某啓近因急足還府略布謝懇即日春寒仰惟鎮撫
外台候萬福某尚此遷延又見春花益盛第以目病
眊見不勝飲酒鮮悰爾不審大府花時如何憶曩在
彼不甚盛也前承問及石研今且致三枚續當更求

佳者咫尺瞻企惟以時自重

又　嘉祐六年

某以衰病碌碌無稱負塞咎責徒自爲勞區區久不奉記屢見家人得書承夫人尊候微有違和兼知来召夏醫方欲馳問太祝遽至得聞子細喜已漸安兼見過客言花時名園數有家會聞之益用爲慰其自過年兒女多病小女子患目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前日太清賞花省自入館惟景祐之會以選人獨不與殆今二十五年始遇兹盛事是日兼承見寄絶品雖

有巳凋者然所存不勝其羸見之病目開銘勉强飲數酌以當佳惠開恐知也見太祝言来擇壻兹事難於倉卒宜精慎也多日欲作書適聞有專人立草此其他諸懇俟太祝歸時致狀

又 同前

某頓首近於遞中嘗獻拙句急足遽至承賜手書兼惠新笋併增感愧竊審春和體況清福普明寺卅年前亂道宜爲削去以蔵醜拙廼蒙刋著何以堪之春旱差遠京洛飢民亮煩賑䘏計亦不廢行春也某忽

忽必既真蹟如此爲第未能遂去餘無可言爾薛司勳過府下事有可詢當得其詳惟以時爲朝自重不宣某手啟上留守尚書學士清明日京醞二器聊表意但患人力難致偶薛君有卒擔之爾

又同前

某頓首啟自薛司勳行後更闕奉狀見家人得十四姨夫人書竊知近苦牙痛道家脩養先於固下不宜有此病然此患中年以後人皆有之患者醫方亦多難得効某數年來頗以爲苦用藥多殊未有驗近於

張唐公處得一方他言親用有効然亦未曾合今粗
錄呈可試用也春旱甚闊遠以貽上心焦勞之慮近
躬禱太一遂獲嘉澤河洛間應已霑足民歲當有望
不審邇日爲政外尊體何如更希慎攝因附藥方遞
中謹此咨問

又同前

某啟謝懇已具如右秋寒台候萬福某衰病忝冐以
寵爲憂自省蹇拙曷嘗敢萌此望人亦曷嘗期此然
事出意外猶竊叨據君貺材望德業三十餘年一日

歸副具瞻以快士大夫之願老朽之人當在汝陰田畝與農夫野叟相賀人事固常如此所示排擯曾何之恤矧洛政善譽初無間言也恐知之以新忝命人事紛紛致謝稽晚皇恐皇恐

又 同前

某啟自叨竊非望嘗於郵中致謝懇即日冬候遂爾凝寒仰惟動履清福某勉强衰病才薄寵益損必隨之親朋見愛何以為教有望有望見家人言十四姨夫人昨夕違和喜已平愈公期由此專去省候卹懷

區區因話一可詢問凡諸委瑣不復煩言歲晚慘慄
惟以時爲國自重

又　治平元年

某啟嚮自遭國卹公私事緒既多而衰病之年憂哀並集餘生朽質殆弗能支顧於人事曠闕交親宜以相寬自春不常拜問然昆弟多在京師薛九與二夫人書信時時獲聞動止即日秋暑猶盛不審寢味如何朝家方恃群賢共此康濟邊寄雖重難恐淹留未候見間惟以時爲國保重

又　治平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手書承履此春和台候萬福其衰病眊然思一藏拙之地未能遂心日夕勉强不勝其勞其餘幸悉如常承示諭請覲尚未見奏削安道特地以親爲辭必留滯旌車然辭官亦當俟報爾適以私家少故牽忙作書不周謹惟爲朝自重以副區區

又　治平三年

某啓近併捧遞中專人所惠三書竊承經暑台候萬福貴眷康寧粗慰瞻企諭以請洛之意甚詳自公留

滯於外士大夫之論鬱然而當職者負慚

今茲所請在理何疑諸公諒不煩丁寧某又

有欲知者私門所便備問及爾亦已盡諭但奏

未至爾某瘠病薾然昨屢乞懇以經此詆辱於國

非便第顧勢未得遷去以此强顏成何情況事有所

激實如來諭其諸多端匪遠可以面叙本末餘當續

報惟酷暑爲時自愛

與執政 熙寧三年

某再拜啟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一作守官

居外拜賤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廹以懇悃不能自默其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强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聞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曾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爲可委爾其如東州秪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職爲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并

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病亦不敢當況尫悴不能
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
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不復云惟早賜允俞
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書簡卷第三終

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賁某餘區區常議難信今語更不復云淮早晚允會兼屬已具劄子細陳行更此議聞欲望台造察其誠晉一路分為二故使其不病亦不敢苦況西率不能

書簡卷第四　集一百四十七

與余襄公安道　慶曆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爲别五六歲未嘗一日不企而南望然其携老幼浮水奔陸風波霧毒周行萬三四千里侍母幸無恙其如頑然學不益進道不益加而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遂至碌碌隨世而無稱耶安道又不幸丁家艱窮居極一有處字起居安否不通於朋友況欲施於他耶嗚呼天果欲窮吾人乎承不久服除當早治裝以少解積歲區區之思廣文曾生文識可駭云

嘗學於君子略能道動靜因其行聊書此爲問

與王文恪公樂道 慶曆八年

某啟至節方欲拜狀遽辱惠問感愧感愧新陽納慶奮發賢蘊以澤斯民不勝祝願也某近以上熱太盛有見教云水火未濟當行内視之術行未逾月雙眼注痛如割不惟書字艱難遇物亦不能正視但恐由此遂爲廢人所憂者以撰次文字未了爾恃相知敢布深寒保重

又 皇祐初

某頓首啓昨日州吏行嘗奉訊徐君来具道相見甚慰所懷其此幸郡小事稀苟見惡者稍息心此亦安然矣自到此公私未嘗發尺牘惟有書来即答餘外惟自職於㕑但時有一二文字此事吾徒斷不得爾進取不可于大禍患當避自餘愛惡豈能周邮也到此極無事所恨漸老益懶惰空過日月不曾成頭段著得些文字五代史近方求得以許所闕書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無惜寄示李君之文字序附上冬冷保重

又 嘉祐四年

某啟區區久不附問人至辱書具承動靜康和姑以爲慰某衰病處此數月不爲佳計遇事在目前者遣之以自免過其他如在郵傳也自期以半歲求解復尋江西前請比可得亦須來春矣此外毀譽都不曾問十年不曾燈下看一字書自入府來夜夜燈下閱數十紙目疾大作一月之內已在告如此安能久於此乎承書累亦以此見憂眼稍開得纔兩日猶且告中惜目力又不可不自書草率保愛

又 熙寧元年

某啓自承大㫖臨許更闕拜問蓋以衰病無悰人事多廢恃賴相知不以書信踈散爲意爾人至惠教益荷勤眷兼審經秋尊候康寧并增感慰氣節嚮寒未召用間惟葉爲時自愛以副區區

又 同前

某啓病目艱於書字咫尺闕奉狀蒲支使者過府下云得請見顏色尚覺清瘦辱書承手足遂已輕安其慰可量公之功在朝廷不淺所蘊未施萬一頽田謾

置之爲他日計亦無害累嘗具此獻説爾其以決計止在来春亮可奉爲徐求也人事日新閑處尚有所聞然益覺靜勝爾日夕欲奉狀續當馳啟玆不具悉餘乞慎藥食以自輔也

又　同前

某拜啟近急足自府回辱書承此初涼動履清福甚慰勤企兼審中間小疾爲苦喜已平和仁政清簡歲豊民樂亮足頥神某衰病難名凡老患或耳或目不過一二諸老之疾併在一身所以歸心不得不速也

蒙惠藥方益荷意愛已依方合和也咫尺未涯瞻款惟時自愛

又 熈寧三年

某啓某以閑僻養成懶慢久闕拜問專人辱書感慰曷已某此幸藏拙極遂優安其如衰病侵淩加以私門煩惱無復情悰亮由福過災生致此爾所以量分知止切於思歸也咫尺莫奉宴言歲暮隆寒伏冀爲時自重

又 同前

某年齒日加衰殘日甚理所宜然不足多怪昨者蒙
上哀憐信其實病免并得蔡恩出萬幸無去顛数程
便於歸計再尋前請不遠朝夕承樂道亦有卜居許
下之意柴車藜杖歲時往來此自一段好事古人難
遂蓋公素蘊未施盛年方壯也若某則實難策勵爾

又 熙寧四年

某啟昨蒙上恩閔其衰老許遂退休自杜門里巷人
事幾廢以是久闕致誠而雅眷不忘惠然垂問誨諭
稠重以慰寂寞於交情乃見之時以勵俗風義所及

其利愽矣非止病夫之荷德也感愧感愧兼審經寒

台候萬福閑中優幸實多但交親益難會見此爲區

區歲晚凝冽惟宴居順養以需復用

與滕待制子京 慶曆五年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寧逮今十年而執事謫守湖濵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事之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爲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來惠音見及伏承求卹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便人興無窮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

爲心而竊喜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亦及新堤之作俾之紀一作記次其事舊學荒蕪文思衰落既無曩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澁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閎達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強不能以副來意媿悚愧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間千萬自重

與章伯鎮 慶曆五年

某頓首山郡僻絕不與人通每辱誨問何勝感愧某材薄寵過得禍甚輕獲此優安至爲天幸伯鎮尚淹

江郡忽已踰年太守有時先以小抑亦通否之理然
也惟冀自愛以副瞻禱

又 慶曆六年

某頓首州幹至蒙問以書承此新春福履休裕詩文
新作金石交奏其處窮僻不接先生長者之論久矣
怨然得之開發鄙滯況得見其人接其道其樂宜如
何哉此志未諧惟用瞻企保重保重

又 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郡辱誨以書承臨郡之暇寢味休適

可勝瞻慰也示及傳記三本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爲此爾欽服欽服某幸閑僻甚可尋繹然獨懶於撰述爾嘉話未卜冬冷千萬保重偃虹隄記滕侯牽强不意敢煩餘暇特與揮翰荒惡之文假飾傳久感媿感媿

又皇祐元年

某昨以目病爲梗求頴自便養慵藏拙深得其宜泛舟長淮翛然其樂急足遠至辱書爲别且承春暄寢味多福相去益遠瞻望徒勞千萬保重

又 同前

某自聞子美之亡使人無復生意友朋淪落殆盡存者不老即病不然困於世路愁人愁人就中子美尤甚哀哉祭文讀之重增其悲爾盛作俟至西湖方快吟味淮陽若區區到彼必少祛俗慮尚可勉強以攀作者惠茗正為所少之物多荷多荷自病來絕不飲酒尤為無聊正藉此物以增清興爾

與王郎中道損 慶曆八年

某啟向在河朔嘗辱書為誨人事多故未暇復問尋

而又聞子野之訃值某遷郡淮南扶挈老幼凡再登舟再出陸始至弊邑用此亦未暇與交游相弔子野之賢難得此天下公議共惜之若相知之難（二字一作與相）得則某私恨亦有萬萬不窮之意苦事苦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令名不朽則為永存矣凡朋友為子野痛惜者惟可以此一事自寬而已范公誌文詳悉而實録甚善甚善新歲伊（一作甫）始千萬保重以慰瞻詠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專人至辱書承經寒為政外福履清康實慰瞻

企某衰病不支遽蒙以煩冗驅策不敢固辭其實非所能亦非所樂又非所堪也居華已逾年當別有美用承見諭敢不如教某病目十年遽爲几案所苦冬至後自當請麾南去矣嚮寒保攝

又嘉祐五年

某啟辱見諭碑文及拙詩續當遞中奉寄蓋以唐書甫了初謂遂得休息而却送本局寫印本一字之誤遂傳四方以此須自校對其勞苦殆甚於書未成時由是未遑及他事以屢失信於長者不避忉忉承

首塗有日旦夕當詣謁人還且此不能盡所懷

與杜大夫 慶曆八年

某再拜久不聞問經夏涉秋榮侍外體履多福近爲澶魏河決淮南例令勸誘人户進納稍草淮人旣貧而道遠期促絶無應命者朝旨勸誘使人傳宣又令差定莫知所從南京亦必須有指揮不知本府如何擘畫見勸到人户多少如何誘之孰是差定某才薄能劣受恩厚甚聞朝廷以河事爲急正當竭力補報然苦於事無益而爲國斂怨於淮人則重爲可罪也

爲遠方不知事體急走此奉咨或有勸誘之術頗乞
餘矩稍濟其急忙中不子細秋涼保重

又 皇祐四年

某啓閑居之人久不奉問得遞中書承榮侍多福又
知有悼嬰之戚斯事無可柰何惟當日寬上慰慈顔
也臨政之始勞慮想多前曾託姚教授奉問實錄蓋
自居憂日苦閑坐無由度景又近日有一閑人頗能
裝裁諒彼視事開決却必暇時以此欲於閑中銷日
也不訝不訝及聞近有悲戚則猶不可以閑事干聒

深悔前言之容易也悚惕悚惕方欲奉疏偶姚教授介来聊述此冬深保重

與張職方 皇祐二年

某啟相聚逾年别来豈勝思戀道塗無阻行已及陳時時得雨舟中不熱自過界溝地土卑薄桑柘蕭條始知頴真樂土益令人眷眷爾小兒輩望見萬壽塔尚指以為臺頭聞其語不覺愴然爾過陳恐難附書秋暑多愛

又 皇祐三年

其啟自承遷秩嘗辱惠書追以多故尋踈奉問近得康（一作唐下同）屯田信方知已授蘄春旦居頗上即日寒凛寢味多福某自至此以親疾厭厭無暇外事欲求一僻地以便侍養而遠處不可迎侍側近又多為清要所居不敢陳乞區區於此無復情悰非復湖上之時也未涯相見千萬自重因康屯田人回附此相次專馳狀也

又 皇祐六年

其啟久不聞問人至得書爲慰不已六月十一日從吉

得郡必南正值大熱應須秋初方可離頴簟真病與懶者所宜珍荷珍荷丁太博却有書一封幸爲致達斯人文章君子不幸遭此在憂患中難得信問往來早爲達（一作送）之已縣境有好碑試爲訪之別後所収必多也閑中無物爲信慚悚慚悚

與劉學士 湜字子正　皇祐四年

某叩頭言罪逆餘生護喪假道乃勞台旆枉顧孤窮感愧之誠何以云諭限茲凶斬無由詣見斯又重以爲恨也乍遠爲邦自重謹附手疏叙謝

又同前

某啟哀苦中幸得相見辱眷甚厚行計所廹不勝依戀嗣沐手誨併深感怍乍遠珍重行次草草爲謝

與知縣寺丞皇祐五年

某啟自相別後至王回秀才来始一得所惠書承居京師無恙某哀苦如昨近擇得葬地在潁西四十里土厚水深略依山水向背其餘陰陽家説皆莫能一一如法也卜用今秋恐知恐知亦及杜漳州有事令人感涕不已與之同甲内顧身世可爲凜凜此人有

材能而氣雋宜其與監司違戾然怒者秖能言其率意行事是保無他過矣其閑居無人又不知其所止無屢附書信恐知其家屬所居因信切言及千萬千萬徐謝高科今必已決俟見春牓附書也因見仲意某以妻母病家人兒子輩入京相看因得附此不悉已暄多愛不次某再拜

與臨池院主皇祐五年

某啓小姪人還曾附問邇来暑毒安和某今謀奉太君神柩南歸將遂相見因小姪先行奉此不次某書

白七月十六日　小師等各安建茶二角表信

與吳給事名中復　皇祐末

某啟罪逆餘生遠屏㓀外特承顧訪感咽何勝仍沐寵惠雄編俾遂榮覽雖在哀迷亦知開警如嘉州清井之作有以見仁言之利愽而非文字之空言也欽歎一作仰材譽固已有日粗窺高蘊益用歎服限以衣制不能謁謝聊叙此不次某再拜仲庶太博執事二月二十八日

又嘉祐三年

某啟思奉清論不可得徒用企想夏熱承體氣佳裕

某此者忽有君命殊出意外不惟才非所長加以他慮不淺昨已懇辭庶可得免如其不獲恐難堅避辱命誌文鄙拙豈足當之第以欣慕忠義樂於紀次因得附名於石末遂不敢辭爾惶悚惶悚鄙懷區區不能具道某頓首諫院舍人執事

又　同前

某啟新令雖許往還尚以職事牽冗未皇祇謁討寒凜體氣清康前承要墓碣久稽應命近因病目在告

始得牽强衰朽無意思僅能成文不足以發揚令德慙恐慙恐昏眩不能多書謹此

與李留後公謹 至和元年

某啟昨自居頳服除久俟外補既而召見尋乞蒲同出處倉皇諒聞於外也前日入拜恩旨復留孤生多難鬢髮蕭然心形兩衰豈有榮進之望但區區未能即去爾承坐鎮餘閑甚有清趣然想非久外留當被嚴召老朽或未出都尚得一相見則爲幸矣瞻仰瞻仰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嚮以僑寄僧坊公私多故忽忽爲別豈勝馳情使至惠書竊承下車經寒動履清福粗慰瞻仰某一守經愚儒爾豈堪適時之用加以衰病勉强實難過禋慶得遂一麾爲幸矣公謹爲郡誠可樂然賢者遠外於今之時勢必難久目疾得靜安息慮當益清明某昏花日甚書字如隔雲霧亦冀一閑處將養爾深寒惟望爲時自重

又 同前

其啟自旌旆之南數於他書中承見問中間寄惠八功德水又辱手書及今者人至又辱書感慰何已兼審經寒爲政外體履清康甚自過年如陡（一作頓）添十數歲人但覺心意衰耗世味都無可樂百事強勉而已請外決在今春惟不知相見何時爾勵懷千萬莫能具述惟以時爲國自愛瞻仰瞻仰

又 嘉祐三年

某再拜近因人還嘗得附狀茲者寄水人至又辱書審春寒體況清康兼惠清泉亟飲甚甘實如不疑所

品物固有處於幽晦而發於賢哲者茲鄙夫欣慕樂於紀述也適值館伴契丹人使旦夕到闕頗區區須事畢當馳上也人還謹奉此

又　同前

某啟自春氣候不常伏惟攝理清康前承惠浮槎山水俾之作記又於遞中辱書久不爲報蓋牽强拙記未成爾某中年多病文思衰落所記非工殊不堪應命文辭已如此不欲更自繆書亮不爲罪然得子履一揮尤幸蓋不敢煩公謹真翰也皇恐皇恐

又 同前

某頓首急足至辱書一有惠字承此初暑尊候萬福浮槎拙記託賢弟附去多日疑其未至聞此急足發来也初深欲自書屢試書数本皆自嫌不過意遂已前書具道必可亮也向時竊見議科場奏甚佳然欲必行其言尤難也論外計刻剥此非守道守官君子孰肯奮然發憤前頼人已受此賜矣若使常人用心皆如君子生民豈有弊病天下豈有不治哉鄆州還闕方一相見京師久雨近方晴乾不審江淮如何向熱以

時自重人還謹此不宣某再拜

又 同前

某啟自附浮槎拙記去後捧遞中所惠書尋以脩報茲者人至又辱賜教某昨承恩俾侍經席輙以近歲貟多濫選官以人輕遂至學士例爲兼職用此爲說得以懇辭聖恩矜察特許寢停甚幸也承示啟更不脩答也感愧感愧某苦風眩甚劇若遂不止當成大疾作書未竟已數眩轉屢停筆瞑目鄙懷區區不可盡惟爲國慎夏自重

又同前

其敀承誨示至於勤勤所寄浮槎水味尤佳然豈減惠山之品久居京師絶難得佳山水頓食此如飲甘醴所患遠難多致不得猒飫爾此山前世粗有名然皆因僧居以爲勝今所記者特水爾故不及其他也張又新水記與陸羽不同考於二家之書可見矣今更録往時所作大明井記奉呈庶可知其詳也因人入都小餅時爲致一兩器千里致水恐洮好奇之弊然若不勞煩則亦無害更裁之

與向觀察 嘉祐五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經暑德履清佳深浣遐想足下留遊河朔忽已數年保塞邉要朝廷寄任之重行第嘉績別膺峻用某衰病無堪待罪西府深愧碌碌秋涼珍愛

又 至和元年冬

某啟伏自使旆之西及此兩辱書承祁寒爲政外體履清福深慰企渴某居此區區近又領三班坐曹牽冗久闕拜狀仍思舊同局言笑之樂不可復得也請

外開春決可去未知款奉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書簡卷第四終

外開春洪可去未知歲暮何日新正以時自愛

書簡卷第五　　集一百四十八

與劉侍讀 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啟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爲政外尊體休裕實慰企想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得艤舟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豁然哉伏冀爲時自愛

又 嘉祐四年

某啓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爲余言集聚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爲一

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爲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爲集古録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遂不復作適因尋檢少書籍發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知所謂黑鬼者雖老鈍之人媢着然亦不爲無益也家無他本幸看畢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啟區區久疎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

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爲千文不知如何也

又　嘉祐二年

其啟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遽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令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爲汙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閙事聒耳皇恐皇恐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其啟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爲雨耶建寧物論益喧當制之人必被扠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幸爲致

意人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却乞真牛膝一二束爲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啟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数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 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啟時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時爲答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爲泥濘中遠赴宮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車馬雖雨無泥甚不爲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夫亦動念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差多今日病適方睡起謹此咨報

又嘉祐四年

某啟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葱翠節物已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奉思加以風沙益可憎

爾輙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當傳者特爲剪去之矣恐知

又　同前

某啟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昨日羣牧特會以熱中飲冷過多偶爲腹疾兼以少幹故遂且在告紙三兩日當即出參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啟爲謝

又　同前

某啟承出城勞頓晚来喜佳裕拙疾特辱問念感愧

曷已自夜来益注洩今旦薾然遂召張康診云熱中傷冷當和陰陽偏用熱藥所以難効遂以黄連乾薑之類爲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脆事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俚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滞更當愼攝今須馳問之也精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話

又 同前

某啟特辱問念感愧曷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覺難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

一服爾葢自家常服者已頗無效兾新功爾承教當節之也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 嘉祐五年

某啟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藥食有張萬回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憚懇勤召之也某今日不入正爲凌晨稍凉爲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兹事安敢奉誤旦夕當得以方牽强不能悉

又 同前

某啟承見諭某爲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

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
為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東齋雖狹若心
無事可以坐致清凉健羨華事十六日定力當奉見
併得叙盡所聞也人還謹此

又 嘉祐四年

某啟熇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
强起疾讀其爲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
當卧誦以代飲冰咀雪爾某兩日爲伯庸趣了誌文
蓋其葬日實近恐悮他事然其爲苦不可勝言閑思

宜爲劉乂所誚然自此當絶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刺環邀於鬼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方執筆得少風稍清故能忉忉不宣某再拜

又　嘉祐五年

某啟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而縛於文字遂爲佗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也

又　同前

某啟自原甫既西雖不爲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況遂當憂責履畏塗其爲情況可知偶思春物將動故都多佳致爲樂豈復可涯汩沒聲利惟溺惑者不勝其勞而但見其樂粗有識知兼以衰病此事難爲他人道獨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企

又 嘉祐六年

某啟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

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猒飫所見不以難得爲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辱問遂絕惠音不知何嫵遽爾見疎也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其爲覗（眞蹟用此覗字）也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爲國自愛其祇拜　初望西物甚衆今寸紙一字不可得況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

甚乎

又

與前帖相類疑是槀本今兩存之

某啟自春以来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然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遽見斥外始望西州之物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況於其他乎某老拙無堪自顧恐終無所爲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将奈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恐猷飲朝夕不以難得爲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者爾賢弟亦稀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

取適爾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區區然公方享清閑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　得子華書言西去當於陝雍留連果能如此否手指拘攣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可知

又　同前

某頓首啟近寛卹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惠問春候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詠前日崇政賜進士第見賢郎在高等狀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

小子未有能獲薦于有司者見之尤所羡慕賢郎程文甚工爲都人傳誦及第等雖高而人猶以爲未稱然少年微抑于此未必不爲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爲賀不宣某再拜原父安撫侍讀閣下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啟久不奉狀蓋欲俟賢郎歸而賢郎未歸遂以稽緩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暑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之来者日載政聲盈于都下使嫉善之言不勝公議聊俾下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

於屑屑也餘復何言盛熱爲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此咨問不宣某再拜 六月廿一日謹狀

又 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爲則方以妄作紛紜爲戒循安常理以顧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不逮實有望於公爲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尤以爲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爲幸也蔡君謨自南歸皤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逮今遂不復啟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

新詩醉墨時以爲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爲害不知何避而何嫌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慎夏愛護

又 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衆君子多以爲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知所爲此有望於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爲實爲政之大要此西人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莊生之名卓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

師法之蓋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久聊此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屢歎而已恐知其近况故輙及之公来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為慰豈以無事為煩耶

又 同前

某啟薛金部自西来辱惠以書承經寒體履清安兼得詳問動止併以為慰今歲京師寒甚衰病之軀尤

所不堪承諭閑閤無爲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竊思登臨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薛人還聊奉此不宣某再拜十一月二十日

又 嘉祐七年

某啟春氣暄和伏惟鎮撫之餘履況清適某以衰殘勉强有勞無益公職曠廢私事不脩不獨於書記爲闕也緬懷故都風物之佳當此陽春暢發之盛臨觴覽勝宜不爲猒蓋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来歸遂不復得爾此外惟以時爲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

手狀上　二月十二日

又　同前

某啟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既以事滯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詢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留此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爲及其耳目所得歸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闕惟南味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旱極闊知陝西尤甚奈何奈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　同前

其啟賈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履康和兼蒙惠
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爲奇物某集録
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来莫不皆有
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爲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
願其爲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臁瘡家居絶客無人爲
識古文故苐於鄠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篆畫當徐
訪愽識尋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慎
護以副瞻勤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 同前

其啟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宫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問廼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為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并來書集入録中以為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為時自重

又 同前

某啟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履安和兼沐寄惠蘇梨新笋豈勝珍荷自去冬以来親舊私信一皆謝絶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申貢餘之禁則應少費宅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事紛紛使還爲謝不謹不宣某再拜原甫經畧侍讀執事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 君謨

某啟辱惠攖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爲難得然比他人尚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

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爲嫌矣諸留面叙

又 嘉祐八年八月

某啟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論然其製作甚精真爲几格閒佳物也昨日以有文書不敢致簡爲謝李歙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枚聊報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爲事更老應當澹死租庸遂更作一程無由頻面聊當一笑歐陽脩頓首白三司給事 廿九日謹狀

又 治平二年二月

其敂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裝無由詣前日劇瞻企荔枝圖已令崔懿傳寫自是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東退中得此数十本勒李歟送上因出過門爲幸不宣其頓首君謨端明侍郎 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 景仁 治平四年

其啟專人辱書伏承春暄體候清福其蒙恩許解重任得毫便私其爲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誼詠中外所聞大略秖如此故不待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

而過粗釋瞻思之懇爲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待制　夷甫　嘉祐治平間

某啟相别之久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趣殊發蒙陋珍翫秘藏未曾暫釋續更有新作尚賜不鄙無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爲道自愛

又

某相别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于心不審即日體履何似某碌碌於此國恩未報而

衰病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閭巷以從有
道君子豈勝區區深寒爲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

某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人事稍間
當獲款奉未間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賓輕浼皇
恐

又 同前

某啟嚮在潁區區僅得一二聞餘論雖未厭于心而
仁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踈

奉問亮湏幅巾閭巷杖屨往還始償夙素傾嚮之心爾未間以時為道自重因負褱人行謹奉手狀

又 熙寧元年

某啟少便乆疏致問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昨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衡巷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間惟為道自愛

又 同前

某啟到官怱怱已復窮冬老病踈慵闕於致問雪後

清洌體況想佳某幸居僻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
尚少盤桓欵悟未期深寒加愛

又 熙寧二年

某啟近小史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
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數月開
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爍至於幅巾閭巷以從
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
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啟

又 同前

某啟守官東州僻在海涘久疎致問徒積傾馳氣候已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某勉强衰病遷延榮祿又將及春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遂西首獲覩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爲道愛重

又 熙寧三年

某啟多病疎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潁還云嘗侍杖屨喜承經暑寢興萬福兼審尚以足疾未副召命朝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益勤然君子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

某尚未得請未遂相從閭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爲道愛重

又 同前

某啟霜氣清冷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承朝旨尚復敦廹出處之際遂爲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牘懇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當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勞嚮寒珍重

與沈待制 邈字子山 慶曆三年

某啟素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必壯者自不能

當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焉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爲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 慶曆四年

某頓首啟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奔走事下吏承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幸諒知二十四日出京計日必已受事某自保塞回及中山已三日猶須弃(一作併)旬方得拜見他悉面賦

也冬寒千萬保育

與王龍圖 益柔字勝之 嘉祐元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冬凜外體氣清康深慰瞻渴益州張侍郎不久當至哀病區區猶須更旬浹始遂休息因欲請補江西爾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臨紙忙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論奈何奈何

又 嘉祐 年

某啟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

云少朋儔宴屢爲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濟也京師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得常態秖如此也求移能必安之爲蓋會要深欲續送上爲付一書吏裝褫遂取不得京師吏人頑慢不言可知勿怪勿怪爲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爲謝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爲孽古所未聞救災卹患事匪一端其言不足爲人信才不足

爲時用徒耗廩禄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稍寒惟當以時保嗇

又 嘉祐二年

某啟人至辱書承尚留兖寒凝喜體況清佳杜公清節篤行每恨文字不稱不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一二家作誌裴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葬于故里亦可就得之原叔誌續當録去會要爲此中書吏稽遲又且送五册去不惮頻来取也新詩因人乞数

篇亂道亦當録呈深寒公外加愛人還草草

又　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已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是治内之時亦猶寇賊過後講脩武備雖非先見亦所以禦後来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盖各自須有少病痛爾呵呵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相見聊奉此咨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入夏便患口齒昨日食数大杏今日腮頰腫痛針刺出血不能常食若此是將柰何柰何

又 嘉祐八年

某啓前日辱訪别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盃以爲恨承已登舟節氣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爲禱集古録序鄙文無足采第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賓不罪輕浼皇恐皇恐

又 治平二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書感慰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絶必稍爲便然久淹于外

此在位者之責而朋友薇善之罪其何敢逃其竊位于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癯瘠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况以殘骸勉强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固書輙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其啟辱示二詩誦讀数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賢而能書為不幸又

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吾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茍有未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為友益矣姑話及此不罪切切

又 熈寧四年

某承見諭詩義晚年廹以多病不能精意茍欲成其素志僅且了却頗多踈謬若得一經商榷何幸如之閑居少人力俟録一二拜呈但慮方居禁職無暇及此也某目足為苦秋深尤劇尚賴休閑足以安養餘

生之幸

與宋龍圖 敏求字次道

某啟漸暄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枉顧家飡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啟伏承遽有子婦之戚莫遑奉慰豈勝馳情暑鬱方熾更冀爲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手啟咨問

又

其啟多日不奉見秋冷竊承體氣佳裕嘗託裴如晦致懇欲告借以書籍承不爲難今先欲借九國史或逐時得三兩國亦善庶不久滯也先假通録謹先歸納頻聒豈勝惶悚

與梅龍圖 摯字公儀 嘉祐二年

其啟累日贍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衆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

脩換也內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脩改令簡少爲幸緣五篇各不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改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 楊休字昌言

某頓首啟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宇乃辱雅意先以顧臨猶未克敘謝其爲感愧何以勝顏手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遽此餘當面盡

與祖龍學 無擇字擇之　嘉祐四年

某啟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款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蕪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

作亦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違實深爲悵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何惟冀以時自愛

與沈內翰 文通 治平元年

某啟辱書承祁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惠亦足以在人亮須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尚遥更冀爲時珍嗇

答李內翰 疑

某皇恐頓首再拜啟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

進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
聖恩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騾闕左
右資訪之助其如凋弊之俗爲幸何多某以門下生
爲幕中吏私願以釋不勝榮輝惟慮車馬未飾已被
堅留暫此郡齋即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躍依
芘之心而不得終蒙大惠爾伏承涓日有期限以職
守一無此十七字不獲躬詣界首候迎卑情瞻望激切之至

書簡卷第五終